「遊園驚夢」的寫作技巧和引申含義

歐陽子

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，全文長達一萬七、八千字，約是「臺北人」諸篇平均長度的兩倍。這篇小說的結構形式和主題含義，都十分艱深複雜，我們必須細細咀嚼，反覆玩味，才能開始澈底明白故事情節的微妙發展，進而逐漸領略體會蘊含其內的妙旨異趣。這是一篇描繪極端細膩的精作。同時也是聲勢異常浩大的巨作。我肯定認爲，**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就中短篇小說類型來論，白先勇的「遊園驚夢」是最精彩最傑出的一個創作品。**

我們討論過的「臺北人」小說裏，另外也有幾篇，十分難解，例如「孤戀花」和「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」。但這幾篇的困難，在於其神秘性質與對靈肉問題的探索。所以，我們主要是憑着對生命的直覺體認，和敏銳感受，來瞭解或嘗試瞭解其中的奧妙旨意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欲瞭解這幾篇小說，只須秉具敏感和直覺，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學識。「遊園驚夢」就不大一樣。我們欲深切領會此篇的內涵，則除了對人生的洞察力，還必須有相當程度的學問知識——特別是關於中國戲曲方面的學識。譬如，我們若不明白「遊園驚夢」這齣崑曲的內容和由來，就對這篇小說的

結構和含義，兩方面，都不可能有深切透澈的瞭解。

「遊園驚夢」崑曲戲劇，源自明代劇作家湯顯祖（1550-1616）最有名的一部作品「牡丹亭」。這個劇本一共有五十五齣，中心故事是說杜太守的千金杜麗娘，待字閨中，因春色惱人，到花園一遊，回房入睡，夢見和一個從未見過面的書生柳夢梅，在園中牡丹亭上交歡，醒來以後就患相思病去世。後來果然有柳夢梅這樣一個人，使杜麗娘還魂復活，結婚團圓，所以劇本又名「還魂記」。「遊園驚夢」崑曲，便是由「牡丹亭」的第十齣「驚夢」改編而成，劇情即杜麗娘春日遊花園，然後夢中和柳夢梅纏綿性交那一段。此戲又可分成「遊園」和「驚夢」上下二齣，遊花園的部份是「遊園」，白先勇在小說裏，藉徐太太的演唱，摘錄下唱詞中比較有名而且含義深長的句子。可是杜麗娘入夢以後，與柳夢梅交歡的「驚夢」部份，其熱情大膽的唱詞，白先勇全沒引錄，却以錢夫人的一段對往日和鄭參謀私通交歡的「意識流」聯想來取代。而這一大段藉由象徵或意象表達出來的「性」之聯想，熱情露骨的程度，和「驚夢」唱詞相當。如此，錢夫人彷彿變成了杜麗娘，在臺北天母寶夫人的「遊園」宴會裏，嚐到了「驚夢」的滋味。

錢夫人，藝名藍田玉，便是這篇小說的主角。她現在大約四十出頭，以前在南京，清唱出身，最擅長唱崑曲。有一次錢鵬志大將軍在南京得月臺聽到她唱「遊園驚夢」，動了心，便把她娶回去做填房夫人。當時錢將軍已經六十靠邊，她才冒二十歲。錢將軍把她當女兒一般疼愛，讓她享盡榮華富貴，但顯然兩人之間沒有性生活可言。錢夫人是個正經規矩的女人，也明白並珍惜自己的身份。可是因爲「長錯了一根骨頭」，她痴戀上錢將軍的參謀鄭彥青，並顯然和他有過一次私通。可是不久，在她替桂枝香（得月臺唱戲的姐妹之一）請三十歲生日酒的宴會裏，錢夫人的親妹妹月月紅，終於把鄭彥青搶奪了去，錢夫人因此而心碎。此後不久，大陸卽淪陷，錢將軍亦病亡。這便是錢夫人的過去背景。

今日，守寡多年而已喪失青春年華與富貴社會地位的錢夫人，遠離舊日的相知朋友，獨自居住在臺灣的南部。「遊園驚夢」的小說情節動作，便是錢夫人應邀來臺北參加桂枝香（寶夫人）所開宴會的始末。小說從錢夫人抵達寶公館開始，到宴會解散而終結。

從客觀角度來看，也就是說，從錢夫人之外的任何在場旁觀者眼中看來，竇夫人的宴會是華貴無比，成功無比，充滿歡笑，充滿樂趣的。在金光銀光閃爍的富麗廳堂，安享受用仙食一般的美味佳餚，衣裙明艷的客人，互以花雕致敬乾杯，餐畢還有唱戲的餘興節目，鑼鼓笙簫都是全的。這豈非天上人間！可是，從錢夫人的眼睛來看——小說主要採用錢夫人觀點——由於宴會裏的人物和景象，觸動她對自己往事的記憶，於是在她心思中，「過去」逐漸滲透入「現在」，使她發生一些今昔的聯想。等到幾杯花雕下肚，酒性模糊了理性，她就更有點分辨不清今昔，恍恍惚惚的好像把自己多年以前的舊事重新又經驗了一次似的。

爲了創造「舊事重演」或「過去再現」的印象效果，作者在這篇小說裏大量運用了「平行」技巧（parallelism）。在討論「臺北人」別篇時，我曾多次談到白先勇的對比技巧，可是「平行技巧」這個名詞，我好像還是第一次提到。其實，這一技巧也是白先勇的專長，用得不見得比「對比」少。「臺北人」的主題，既是今昔之比，作者多用對比技巧，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可是在「臺北人」裏，作者亦一再製造外表看來與過去種種相符或相似的形象和活動，做爲對於人類自欺的反諷。這就需要大大依靠高明的平行技巧。在「秋思」裏，華夫人的南京住宅花園種有「一捧雪」，臺北住宅花園也種有「一捧雪」，此卽作者採用平行技巧之一例。或如金大班，當年愛上會臉紅的月如，今日又對同樣會臉紅的青年男子發生柔情，是另一例。實際上，「對比」和「平行」這兩種技巧，時常可以同時並存，譬如「一把青」裏，小顧一方面是郭軫的對比人物，另一方面又是郭軫的對等人物。除了「遊園驚夢」，「臺北人」裏運用平行技巧最多的一篇，恐怕就是「孤戀花」。只是，在「孤戀花」裏，作者似乎不存心强調形象與實質的差異，反而把形象和實質合爲一體，暗示娟娟就是五寶。此卽何以「孤戀花」一篇，較無反諷或社會諷刺的含義。

「遊園驚夢」裏平行技巧的運用，遍及構成一篇小說之諸成分。現在，我就按照討論「一把青」裏對比技巧的方法，探討一下作者如何將平行技巧，運用在「遊園驚夢」的人物、佈景、情節、結構和敍述觀點上。

爲了經營製造「今卽是昔」的幻象，作者使寶夫人宴會裏出現的一些人物，和錢夫人往日在南京相識的人物，互相對合。首先，今日享受着極端富貴榮華的寶夫人，便相當於昔日的錢夫人自己。寶夫人「沒有老」，妝扮得天仙一般，銀光閃爍，看來十分「雍容矜貴」。「寶瑞生的官大了，桂枝香也扶了正」，正如昔日錢鵬志是大將軍，而藍田玉是「正正經經的塡房夫人」，不比「那些官兒的姨太太們」。寶夫人講排場，講派頭，開盛大宴會請客，恰似往日「梅園新村錢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噪反了整個南京城，錢公館裏的酒席錢，『賣大頭』就用得罪過花啦的」。桂枝香有一個佻僅標勁、風騷潑辣的妹妹——天辣椒蔣碧月。藍田玉也有一個完全同樣性格的妹妹——十七月月紅。和「正派」的錢夫人一樣，寶夫人也是一個正經懂事的姐姐：「論到懂世故，有擔待，除了她姐姐桂枝香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。桂枝香那兒的便宜，天辣椒也算撿盡了。」

蔣碧月，當然就是月月紅的投影。兩人都搶奪過親姐姐的男人，都「專揀自己的姐姐往脚下踹」。兩人不但性格作風一樣，連相貌打扮也相仿：在南京梅園新村錢公館開的宴會裏，「月月紅穿了一身大金大紅的緞子旗袍，艷得像隻鸚哥兒，一雙眼睛，鵰伶俐地盡是水光」。今日在寶夫人的宴會裏，「蔣碧月穿了一身火紅的緞子旗袍，兩隻手腕上，錚錚鏘鏘，直戴了八隻扭花金絲鐲，臉上勾得十分入時……愈更標勁，愈更佻僅」，「一對眼睛像兩丸黑水銀」。

程參謀——今日寶長官的參謀——顯然就是往日錢將軍的參謀鄭彥青之影象。兩人同是參謀身份，而「程」「鄭」二姓，在發音上也略同。程參謀和錢夫人說話，正如鄭參謀以前那樣，開口閉口稱呼「夫人」。他的軍禮服外套翻領上，「別了一付金亮的兩朵梅花中校領章，一雙短統皮鞋靠在一起，烏光水滑的」；他笑起來，「咧着一口齊垛垛淨白的牙齒」。而錢夫人記憶中的鄭彥青，籠着斜皮帶，「戴着金亮的領章……一雙帶白銅刺的長統馬靴烏光水滑的啪噠一聲靠在一起」。他也「咧着一口雪白的牙齒」。

小說裏，不僅上述幾個重要人物，各有其對等的角色，連一些不重要的小角，也有今昔平行的相等對象。例如寶夫人宴會裏，從「天香票房」請來的票友楊先生，「眞是把好胡琴，他的笛子，臺灣還找不出

第二個人」。其身份，恰好相當於南京錢夫人宴會裏，從「仙霓社」請來撫笛的「第一把笛子吳聲豪」。又，替寶夫人辦酒席的大司傅，以前是黃欽之黃部長家在上海時候的名厨子，來臺灣以後顯然才被寶長官高金聘來。其身份，亦可比當年錢夫人在南京辦酒席時，「花了十塊大洋特別從桃葉渡的綠柳居接來」的大厨司。

小說的地點背景或佈設，亦呈今昔平行或相等的現象。首先，南京和臺北，都是中華民國的首都。寶夫人今日之盛宴，富貴豪華的程度，可比十多二十年前錢夫人的那些「噪反了整個南京城」的華宴。而此盛宴又特別和錢夫人臨離開南京那年，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那次宴會，遙遙平行相對。寶夫人宴會的氣派，和金光閃爍、華麗無比的景象，作者用極端細膩的筆觸，予以精彩描繪，讀者自當細品慢賞，這裏無法引例。這樣的排場、派頭和宴客款式，正是當年把「世上的金銀財寶……捧了來討她的歡心」的錢鵬志，百般慫恿着藍田玉講究要弄的。今昔二宴，都有名厨設席，名票友吹笛，這點剛才已經提到。兩個宴會都喝花雕，都有唱戲的餘興節目，而且都唱崑曲「遊園驚夢」。

在這篇小說十分複雜的情節構造中，作者更是大量地運用了平行技巧。宴會裏，寶夫人把錢夫人交由程參謀陪伴伺候。錢夫人顯然立刻對這個「分外英發」、「透着幾分溫柔」的男人，另眼看待，暗中細細打量他。我們所以知道，是因爲，始終跟隨錢夫人觀點的作者，在錢、程二人被寶夫人介紹相識後，立即細細描述程參謀的長相儀態，衣飾打扮，和一言一舉。程參謀確實觸動了錢夫人的記憶之弦。可是開始的時候，她很可能只在潛意識裏把他和鄭彥青聯想在一起。她覺得有點不安，不自在，「觸到了程參謀的目光，她即刻側過了頭去」，却又不大明白何以如此。

錢夫人對大金大紅打扮的蔣碧月和月月紅之間的聯想，大致也是如此。起先隱匿在下意識裏，隨着宴會的進展，才逐漸顯現於意識之內。這一個聯想，在錢夫人心裏，跨越上下意識界線的時機，根據我們的推斷，就是蔣碧月走到錢夫人餐桌座位，擧着一杯花雕，親熱地要和「五阿姐」喝雙盅兒的片刻。當時錢夫人已和寶夫人對過杯，她擔心喝多了酒會傷喉嚨，要是餐後眞被人擁上臺去唱「驚夢」，就難免出醜。

而且下意識裏，她大概也眞的不願意和蔣碧月親熱。所以她推說「這樣喝法要醉了」，不肯喝。蔣碧月便說道：

「倒底是不賞妹子的臉，我喝雙份兒好了，回頭醉了，最多讓他們抬回去就是啦。」

說着爽快地連喝兩杯。錢夫人只得也把一杯花雕飲盡。

顯然，就是蔣碧月的「倒底是不賞妹子的臉」一句，在錢夫人意識裏觸動了今昔的聯想。我們從緊接的一大段錢夫人「意識流」敍述，可以推斷得知，十分相似的情形，以前也發生過。從這裏開始，小說情節上的平行關係，就大爲展現。在南京那次宴會裏，穿着大金大紅旗袍的月月紅，也曾舉着一杯花雕起鬨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們姐妹倆兒也來乾一杯，親熱親熱一下。」錢夫人當時沒肯喝（也是一方面怕唱戲嗓子啞，一方面是心裏不願意），因爲根據她的意識記錄，月月紅當時也說了一句：

姐姐不賞臉，她說，姐姐到底不賞妹子的臉，她說道。

緊接在月月紅之後，鄭彥青「也跟了來胡鬧了。他也捧了滿滿的一杯酒，咧着一口雪白的牙齒說道：夫人，我也來敬夫人一杯。他喝得雙頰鮮紅」。錢夫人的思維，進展到這階段，突然被程參謀一句話中斷：

「這下該輪到我了，夫人，」程參謀立起身，雙手擧起了酒杯，笑吟吟地說道。

說着，程參謀連喝三杯，「一片酒暈把他整張臉都蓋過去了」。

十多年前，鄭參謀跟在月月紅之後，鬧着向「夫人」敬酒，喝得兩頰鮮紅。今日，程參謀跟在蔣碧月之後，也鬧着向「夫人」敬酒，也喝得滿臉酒暈。今昔動作之平行，在我們弄清楚小說的條理後，就變得明顯易見。

上面談的這段錢夫人之意識敍述，今昔的界線雖

已模糊，但還是存在的。今昔界線的完全泯沒，則發生在吃過酒席後，徐太太表演唱「遊園」的那一短暫時間。促成錢夫人這種混淆心理狀態的因素，大約有三：

一、她喝下的花雕，因爲飲得急，沒能發散，後勁凶凶發作起來，模糊了她的理智，於是她的思潮不再受理性的控制。

二、徐太太正在演唱的「遊園驚夢」崑曲內容，卽杜麗娘和柳夢梅在夢中之纏綿交歡，使錢夫人聯想到自己一生裏唯一的一次和異性繾綣交歡。隨着戲曲唱詞的推展，她恍恍惚惚，好像自己就是杜麗娘，快入夢了，柳夢梅（鄭彥青）就要入場和她繾綣性交了。於是，在她不清不楚的神志裏，她彷彿又經驗一次當年和鄭參謀的肉體交歡。

三、徐太太開始唱「遊園」時，蔣碧月走來到了程參謀身邊。兩人靠在一起，說話時一同把臉轉向錢夫人。錢夫人在酒意眩暈中，看到兩人衣飾領章的紅光金光，交織一片，又看到蔣碧月「兩丸黑水銀」般的眼睛，和程參謀「射出了逼人的銳光」的眼睛。「兩張臉都向着她，一齊咧着整齊的白牙，朝她微笑着，兩張紅得發油光的面靨漸漸的靠攏起來，湊在一塊兒，咧着白牙，朝她笑着」。這一景象，恰好符合南京那次宴會裏她看到的令她心碎的一幕，在那個宴會裏，吃酒過後，錢夫人上臺演唱「遊園驚夢」。一方面因爲喝多了花雕，嗓子靠不住，另方面也因爲她內心對月月紅充滿了猜疑，不能專心唱戲，所以她一開始唱「遊園」，就覺不大對勁，請求吳聲豪把笛子吹低一些，吳聲豪却偏偏還吹得很高。她勉强唱下去，唱到「山坡羊」一折的最後一句「淹煎，潑殘生除問天」之「潑殘生」（意卽「苦命兒」）三字，她看見身穿大金大紅的月月紅，坐到鄭參謀身邊，「那兩張醉紅的面孔漸漸的湊攏在一起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們的眼睛：她的眼睛，他的眼睛。完了，我知道，就在那一刻，除問天——」她就只唱到「除問天」，便「啞掉」，不能再唱了。顯然，她在鄭參謀和月月紅兩人的眼睛裏，看到了情慾的互相傳達，而知道一切都「完了」。

蔣碧月和程參謀現在湊攏在一起的面孔，與錢夫人這段痛苦記憶印合在一處，於是在她意識中，「今」與「昔」一時溶化成一團，混淆不明。作者不但在

今昔這兩幕情景的處理上，運用平行技巧，在錢夫人喉嚨啞掉這件事上，也使今昔平行，看似相等。當年在南京宴會裏，她只唱到「除問天」，便「啞掉」，沒能續唱「驚夢」。今日在臺北的宴會裏，原該輪到她唱「驚夢」，但當她重又在心理上體驗到那份痛苦之後，她突然也不能唱了，說：「我的嗓子啞了。」她之「啞」，在今昔兩次宴會裏，表面上都是飲酒過多所致，實際上却是內心痛苦所致。而現在，她的嗓子，彷彿眞又被割啞似的，「喉頭好像讓刀片猛割了一下，一陣陣的刺痛起來。」

蔣碧月本來不肯放過錢夫人，捉住她的手，堅持要她唱。「錢夫人突然用力摔開了蔣碧月的雙手……覺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湧到頭上來了似的，兩腮滾熱」。可見這時錢夫人雖已「夢醒」，却對使她聯想起月月紅的蔣碧月，還心懷餘慍。

小說情節裏還有一個運用平行技巧的地方，却只被作者暗示提過，眞假不明，頗耐人尋味。我已說過，竇夫人是過去的錢夫人之對合角色。而程參謀是鄭參謀的對等角色。所以作者如果澈底發揮起平行技巧來，竇夫人和程參謀之間，豈非也該有一份「私情」？我們細讀「遊園驚夢」小說，確實可以感覺到作者對此之隱約暗示。首先，小說一開頭，我們就從劉副官對錢夫人的寒喧談話裏，得知竇長官最近爲了公事相當忙。竇夫人開這樣大的宴會，竇長官却不在場，「到南部開會去了」。我們可以想像，她在閨房大概是相當寂寞的，正如當年藍田玉嫁給老邁的錢將軍，雖享盡富貴榮華，「許多的委曲却是沒法訴的」。而程參謀却常在身邊。我們注意到，在這篇小說份量甚重的人物對白裏，竇夫人和程參謀實際上只說了三句話。第一句是她把錢夫人交給他伺候時說的：

「程參謀，我把錢夫人交給你了。你不替我好好伺候着，明天罰你作東。」

第二句，她吩咐他向錢夫人勸酒：

「程參謀，好好替我勸酒啊。你長官不在，你就在那一桌替他做主人吧。」

從這兩句平凡話的語氣，我們已能感覺到兩人的

親密程度。而話中的作東、替你長官做主人等語，在含義上更有暗示作用。可是作者對兩人關係的最大暗示，與最令我們讀者疑惑好奇的地方，便是小說末尾宴會解散，寶夫人到屋外臺階下送客時的一個小節。

第一輛開進來的汽車，是宴會客人賴夫人的黑色嶄新林肯，把賴夫人和余參軍長帶走。

……第二輛開進來的，却是寶夫人自己的小轎車，把幾位票友客人都送走了。接着程參謀自己開了一輛吉普軍車進來，蔣碧月馬上走了下去，撈起旗袍，跨上車子去，程參謀趕着過來，把她扶上了司機旁邊的座位上，蔣碧月却歪出半個身子來笑道：

「這架吉普車連門都沒有，回頭怕不把我摔出馬路上去呢。」

「小心點開啊，程參謀，」寶夫人說道，又把程參謀叫了過去，附耳囑咐了幾句，程參謀直點着頭笑應道：

「夫人請放心。」

細心敏感的讀者，禁不住疑惑：寶夫人，究竟在程參謀耳中說了些什麼？程參謀笑答「夫人請放心」，是指開車小心這一回事？或另有所指？寶夫人擔心的是什麼？可不可能她擔心蔣碧月把程參謀「搶去」，正如多年前錢夫人擔心月月紅把鄭參謀搶去？兩人一同乘吉普車離開，有「危險」嗎？蔣碧月搶得去嗎？十幾年前，在南京那次宴會裏，錢夫人失去了鄭彥青。現在，在臺北這次的宴會，寶夫人是否也將失去程參謀？

這，當然，只是一個謎。作者僅如此微微暗示，未予解答。其實也無法解答，因爲作者既然一直跟隨錢夫人的觀點，在單單一個晚上的交際場合裏，錢夫人當然無由得知寶夫人私生活上的秘密。若要揭曉謎底，就會變得牽強，而損害眞實性。然而作者對寶、程二人曖昧關係的暗示，除了製造對桂枝香的隱約反諷，更使小說情節增加一份複雜性。因爲，錢夫人不但在自己心理上把過去的經驗重又體會了一次，她亦隱隱間彷彿看着寶夫人，把她自己（錢夫人）的過去故事翻版重演了一遍。

而錢夫人的這種雙重身份——主體的客體的——

非常值得我們注意，因爲它不僅涉及小說含義，也和小說結構與敍述觀點大有關係。從作者對錢夫人言行舉止和內心思維的纖細勾繪和傳達，我們得知錢夫人是宴會裏最「隔離」的人，却也是最「深陷」的人。當她採取客位，應付自身之外的人物事物，她便十分隔離，顯得和宴會環境扞格不入。作者以她久居偏僻的南部，穿過時樣式的旗袍，入座時感覺心跳，沒有私人汽車而覺汗顏，等等小節，把這種「脫節感」表達了出來。可是當她採取主位，縮入自己裏面，由於週圍景象的觸發而產生對自己過去的聯想，她却又成爲和這個宴會最有糾纏關係的一人。這兩種身份，看似互相矛盾，其實不但可以同時並存，而且對某些人，是很可能同時並存的。

這篇小說的敍述觀點和結構形式，便是配合錢夫人對外對內的雙重身分表現，由客觀和主觀相合而成，外在寫實和內在「意識流」相輔而行。如此，小說結構和小說主角之間，也存在着一種平行的關係，我們亦可視爲作者平行技巧的表現。小說是用第三人稱寫成的，作者始終跟住錢夫人的觀點。當錢夫人以隔離態度審視宴會環境和人物，作者便配合着採用客觀寫實的架構。當宴會的景象引起錢夫人一些今昔聯想和感觸，作者便隨着探入一下她的內部思想，於是客觀寫實裏夾進一些主觀的思想意見。可是這時的主觀部份，多以「回憶」方式出現，換一句話說，錢夫人明白知道自己是在做回憶的動作。可是到了徐太太唱「遊園」的時候，錢夫人却被一股狂流吸捲入記憶的大漩渦，立時暈頭轉向。於是，過去和現在化爲混沌一片，今昔平行的人物驟然疊合在一起。這時，小說作者便靈巧適當地配合而取用「意識流」敍述方法。等到徐太太唱完「遊園」，錢夫人驚夢而醒，今與昔的界線再度明朗化。錢夫人恢復了當初的隔離態度，作者亦恢復使用開頭那種客觀寫實架構，直到小說終結。

綜上所論，我們看到「遊園驚夢」小說作者，如何大量的取用平行技巧，使平行現象普及於組構成一篇小說的諸元素。平行技巧固然就是這篇小說最重要和最特別的寫作技巧，其他如比喻、意象、反諷、對比、預示、雙關語、順流連接等之技巧使用，也不容我們忽視。現在我就都大略舉例討論一下。

首先談比喻和意象。

這篇小說的最終主題，是「人生如夢」。所以作者處處採納「夢」的比喻和意象，使人產生「夢幻境界」的聯想和印象。首先，小說題「遊園驚夢」，就有一個「夢」字，此戲內容亦是杜麗娘入夢。而錢夫人在宴會進行過程中，眞的跌入了舊夢。錢夫人過去享受的那種富貴榮華，今日回想起來，好比一場夢。寶夫人的盛宴，其富麗堂皇氣派，其輝煌鮮明色彩，在今日臺北的現實狹窄環境和污染空氣裏，簡直好像不可能存在。是夢境！是天堂！

大門兩側站崗的衞士，好比保衞天宮的天兵神將。鑼鼓笙簫和鏡鈸琴弦，使人聯想到餘音繞樑的仙樂。甘芳的蜜漿和醇厚的花雕，使人聯想到瓊漿玉液。「錦簇繡叢一般……衣裙明艷」的客人，合聚在「明亮得像雪洞一般」的餐廳，享受山珍和海味，該是神仙在悠然取樂吧！

藍田玉等幾個清唱的姐妹淘，出身南京得月台。在南京請客的時候，撅笛的是仙霓社的吳聲豪。大厨司是從桃葉渡的綠柳居接來的。今日寶夫人請來的朋友，則來自天香票房。楊票友「一雙手指修長，潔白得像十管白玉一般。」徐太太「那細挑的身影，婀娜娜地推送到那檻雲母屏風上去」。蔣碧月裝出醉態，唱兩句戲，唱的是：

人生在世如春夢
且自開懷飲幾盅

隨着徐太太的「遊園」唱詞，錢夫人逐漸墮入舊夢，愈墮愈深。等到「杜麗娘快要入夢了，柳夢梅也該上場了」，錢夫人在預期「驚夢」幽會的心情下，很自然地又一次在心理上和她的柳夢梅幽會交歡。這一大節關於她和鄭彥青兩人私通事件（在錢夫人意識中）之重演，作者沒用半句明白的話，却用一聯串性象徵來傳達意思。如此，雖然內容含義是大膽露骨的性交，文章却洋溢優雅詩意，和一層夢的色彩。這樣不但配合了「夢」的主題，同時也和「驚夢」崑曲唱詞裏熱情大膽却又優美的文字，產生了平行的作用效果（註）。

白先勇筆下這段錢夫人的性之聯想，其意象之新鮮活潑、適當確切，其含義之熾烈大膽、合乎心理學理論，其連接或貫聯的自然順暢，其統共效果與獨創

性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沒有先例。現引錄在此：

……他那雙烏光水滑的馬靴啪噠一聲靠在一處，一雙白銅馬刺扎得人的眼睛都發疼了。他喝得眼皮泛了桃花，還要那麼叫道：夫人。我來扶你上馬，夫人，他說道，他的馬褲把兩條修長的腿子綳得滾圓，夾在馬肚子上，像一雙鉗子。他的馬是白的，路也是白的，樹幹子也是白的，他那匹白馬在猛烈的太陽底下照得發了亮。他們說：到中山陵的那條路上兩旁種滿了白樺樹。他那匹白馬在樺樹林子裏奔跑起來，活像一頭麥桿叢中亂竄的兎兒。太陽照在馬背上，蒸出了一縷縷的白煙來。一匹白的，一匹黑的——兩匹馬都在流汗了。而他身上却沾滿了觸鼻的馬汗。他的眉毛變得碧青，眼睛像兩團燒着了的黑火，汗珠子一行行從他額上流到他鮮紅的顴上來。太陽，我叫道。太陽照得人的眼睛都睜不開了。那些樹幹子，又白淨，又細滑，一層層的樹皮都卸掉了，露出裏面赤裸裸的嫩肉來。他們說：那條路上種滿了白樺樹。太陽，我叫道，太陽直射到人的眼睛上來了。……

騎馬、出汗等的動作現象，根據佛洛依德的解釋，卽性行爲之表徵。這一點，姚一葦先生在「論白先勇的『遊園驚夢』」一文裏已經提出，說得很好。這一大節文字，差不多每一句都飽含性象徵（主要是陽性象徵），字句間跳躍着性的熾熱渴慾和狂喜。我讓讀者自己慢慢去想像領會。

還有一點值得注意。作者此段，映現錢夫人的流動意識，之所以採用一聯串富有詩情畫意的象徵圖片，除了製造「夢」境和配合「驚夢」唱詞，還有一個目的和作用，那就是配合並托現錢夫人的雅緻性情。錢夫人是一個十分斯文「正派」的女人（「一個夫子廟算起來，就數藍田玉唱得最正派」）。理智清醒時，她不可能做性方面的遐想；理智最糢糊時，她的性幻想也一點沒有粗俗坦言的性質。這不僅表示她性格雅緻含蓄，也表示她在性的問題上，十分懷有禁忌，平時想都不敢去想。可是她那份被壓抑的渴慾，却在

「夢」裏以象徵圖樣大膽暴露出來。這完全符合佛洛依德對性和夢的解釋。

作者的另一種比喻技巧，是取用中國戲典的典故。首先，當然，就是以「牡丹亭」的杜麗娘比喻錢夫人。小說裏除了「遊園驚夢」一戲，也提到「洛神」和「貴妃醉酒」，這兩齣戲也有比喻和影射的作用。「洛神」是說曹子建和宓妃私通的故事。宓妃死，曹植過洛水，夢見洛神（宓妃化身）而作洛神賦。小說裏，洛神故事卽影射錢夫人和鄭彥青私通之事。難怪程參謀和錢夫人討論「洛神」，雖然當時兩人才剛見面，錢夫人就感覺不自在，「觸到了程參謀的目光，她卽刻側過了頭去」，又覺得「程參謀那雙細長的眼睛，好像把人都罩住了似的」。

「貴妃醉酒」的故事，是說楊貴妃設宴百花亭，唐明皇竟往西宮，赴梅妃之宴。楊貴妃妬火中燒，頓感寂寞，自己大飲而醉。這齣戲影射藍田玉姐妹爭奪鄭參謀的三角關係。小說裏，此戲由蔣碧月表演，尤其她又以戲弄頑笑態度來唱作，是對錢夫人的一大嘲弄。

由此我們轉而討論這篇小說的反諷和對比。

就小說含義來說，這篇的諷刺，明顯方面，卽針對臺北上流社會一些人士，以及他們自我陶醉、麻木無知的生活型態。比較隱含的，則是諷刺人類全體，在如夢一般虛幻無常的人生裏，却執迷不悟地貪戀榮華富貴和兒女私情，妄以爲這些都有永久性，或有永久存在的潛能。藍田玉未嫁時，得月臺的賭子師娘曾替她算命，說：「五姑娘，你們這種人只有嫁給年紀大的，當女兒一般疼惜算了。年青的，那裏靠得住？」又說：「榮華富貴你是享定了，藍田玉，只可惜你長錯了一根骨頭，也是你前世的寃孽！」這些預卜的話，好像以後都應驗，其實只應驗一半。年青的靠不住——說得不錯。鄭彥青眞是靠不住。可是年老的就靠得住嗎？錢鵬志可以永遠不死嗎？錢夫人今日赴宴，獨無私人汽車，怎麼是「享定了」榮華富貴？

作者把寶夫人這個短暫的宴會（比喻短暫人生）之場景，勾繪得如同一個永恆的仙境，當然就是最大的反諷。我們還注意到，寶公館前廳一隻魚簍瓶裏，插的是「萬年青」。鑼鼓笙簫一齊鳴起時，奏出牌子是「萬年歡」。

錢夫人「夢醒」後，不能唱戲，大家便擁着碩肥

禿頭、粗俗滑稽的余參軍長，表演武打鬧戲「八大鎚」。他一臉醉紅，粗眉倒豎，幾聲吶喊，在客廳中環走起來，引得許多女客尖叫喝采，高聲歡笑。後來竇夫人居然還把他比做金少山，笑道：「余參軍長的黑頭眞是賽過金霸王了。」作者的反諷用意，顯而易見。

小說裏，「八大鎚」那樣粗俗的武打鬧戲，緊接在「遊園驚夢」這一齣古典高雅的崑曲巨擘之後演出，而女客的尖叫歡笑，又緊接在錢夫人痛苦的心理經驗之後猛然掀起，不但具有强烈反諷意味，亦有明顯的對比作用。然而這篇小說最主要的對比，當然還是「臺北人」的一貫主題——今昔之比。

單就錢夫人個人的身世來說，以前在南京，她享有青春年華，而且，「除却天上的月亮摘不到，世上的金銀財寶，錢鵬志怕不都設法捧了來討她的歡心」。儘管她性生活苦悶，得不到滿足，在錢將軍那隻描金的百寶匣兒裏，却有「祖母綠」、「貓兒眼」、「翡翠葉子」（她嫁給姓「錢」的人，也是一種暗示）。何況既然保有青春，又有錢有勢，總有機會和參謀之類的人交歡一下（願不願意當然是另一回事）。她可以一擲千金，設大宴請客；筵席之間，她總是從從容容的佔主位。她的崑曲，「算是得了梅派的眞傳了」，唱得那樣好，才能從一個清唱姑娘的身份，「一夜間便成了將軍夫人」。

可是現在呢？她已四十出頭，而且顯然不是桂枝香那樣「還沒有老」的女人。身上穿的大陸料子的旗袍，「顏色有點不對勁兒」，裁剪的樣式，更是完全不合時。錢將軍早已亡故。私家汽車早已失去，開大宴等的「賞心樂事」，那裏還有她的份？入席時，竇夫人叫她坐主位，她「趕忙含糊地推辭了兩句」，「一陣心跳，連她的臉都有點發熱了」。分外英發的程參謀，固然和以前鄭參謀一樣，一口一聲「夫人」，到底他是別人的參謀，別人的情人（？）。宴會裏，人家還稱她「崑曲泰斗」、「女梅蘭芳」；可是她來臺灣以後，「嗓子一直沒有認眞吊過」，終於還是「啞掉」，沒有表演。人人嘴裏說要領教夫人的崑腔，可是當她不唱，却沒一人眞正在乎。大家反而跟隨余參軍長團團圍走，歡笑大樂。

錢夫人把「那麼細緻，那麼柔熟」的大陸絲綢，和「粗糙，光澤扎眼」的臺灣衣料互相比較，又把「

那麼醇厚」的大陸花雕，和「有點割喉」的臺灣花雕互相比較，當然便是明示性質的今昔對比。

小說裏還有一處，作者運用十分有力的對比呈現法。剛才我引錄過那一節錢夫人的性之聯想，是錢夫人的一大段「內心自白」（interior monologue）之前半。在如此暴露青春狂喜的意象文字後面，緊接的後半段，主要是關於錢將軍病死前的一幕：

……老五，錢鵬志叫道，他的喉嚨已經咽住了。老五，他瘖痘的喊道，你要珍重吓。他的頭髮亂得像一叢枯白的茅草，他的眼睛坑出了兩隻黑窟窿，他從白床單下伸出他那隻瘦黑的手來，說道，珍重吓，老五……他那烏青的嘴皮顫抖着，可憐你還這麼年青。……

這節文字裏，滿是死亡意象：「瘖痘」、「一叢枯白的茅草」、眼睛「坑」出了兩隻「黑窟窿」、「白床單」、「瘦黑的手」、「烏青的嘴皮」。都令人震懾生畏。這些死亡意象，和緊接於前的那些閃躍着青春狂慾的生命意象，互相比對，產生十分驚人的效果。

錢夫人意識中，這樣強烈對照的兩幕，銜接出現，亦顯示她內心的矛盾衝突。她原是一個正派而有良心的女人，慾望和理性的爭鬪必當十分猛烈。在性聯想之前的另一段意識流文字裏，「錢將軍」、「錢將軍的夫人」、「錢將軍的參謀」三句，反覆廻旋出現。此亦暗示她心理上的昏亂狀態。

從「可憐你還這麼年青」一句之後，錢夫人的「內心自白」就轉向她妹妹月月紅：

……榮華富貴——只可惜你長錯了一根骨頭。寃孽，妹子，他就是姐姐命中招的寃孽了。你聽我說，妹子，寃孽呵。榮華富貴——可是我只活過那麼一次。懂嗎？妹子，他就是我的寃孽了。榮華富貴——只有那一次。榮華富貴——我只活過一次。……

從「只有那一次」、「我只活過一次」等語，我們可推斷，錢夫人和鄭彥青只幽會私通過一次。而幽

會的時機和場所，大概眞的就在一個艷陽天，白樺樹林子裏（杜麗娘也是在一個艷陽天，在屋外的大自然裏和柳夢梅夢中交歡，而且也只交歡一次就死去）。他們大概眞是騎馬去的——一匹白馬，一匹黑馬。所以，錢夫人性的聯想那一段，很可能不單是意象圖片的組合，同時也是實況的攝影寫照。

從「我只活過一次」等語，以及性象徵的暗示含義，我們可知錢夫人把她和鄭參謀那次的交歡，比喻爲「活」，爲「生命」，而把得不到性滿足的富貴榮華生活，暗喻爲「死亡」。我們且不管富貴榮華和死亡的關聯，只論性的狂喜和生命的關聯。我認爲這一點，和白先勇小說世界的邏輯，有些不一致的地方。在白先勇絕大多數小說裏，靈肉是對立的。青春和性慾是對立的。靈，和青春，代表「生命」；肉，和性慾，意味「死亡」。鄭彥青一角。既象徵青春活力，又象徵性的誘惑，既具有靈的光芒，又富有肉的號召，是「臺北人」小說世界裏絕無僅有的特別人物。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」之月如，可能相似，他對金大班也曾有靈肉兩方面的吸引力。可是月如給我們的印象，還是靈重於肉，缺乏肉體上主動的逗誘力。「遊園驚夢」小說人物和題材的這一點特異性，來由當然就是作者要配合湯顯祖「牡丹亭」的故事，製造情節上的平行現象。但有一點值得一提，就是，鄭彥青也好，月如也好，都是青年男子。這便使我們覺得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裏，靈肉並非絕對不可能合一。可是靈肉合一的例子，如果偶然出現的話，必須發生在年青人身上，而且必定是男性。錢夫人和金兆麗，固然也都是肉體交歡行爲的參與者，可是作者回敍這些往事，取用女主角主觀的意識觀點，所以我們完全看不見她們當時的形貌，只透由她們的女性眼睛，看到鄭彥青和月如的青春男體。至於白先勇客觀描繪出來的女人，若是性感「肉顫顫」的，大約都沒有靈性。若是「靈透靈透」的，必然沒有性誘惑的特徵。

但是，關於錢夫人的心理，有一點值得注意。她一方面固然崇拜鄭彥青的肉體，把他那十分性感的身體視爲青春生命的象徵，另一方面却又大大詛咒他所引惹起來的她的性慾，而視他爲她「命中招的冤孽」。她的崇拜心理，便是和「臺北人」世界的邏輯不大相合的地方。她的詛咒心理，則又和「臺北人」世界的邏輯完全一致。（金大班就毫無這種詛咒心理。這

不但因爲她和錢夫人性格不同，主要還是因爲月如的靈，遠超過肉。）

現讓我們回頭，繼續研討小說裏預示、雙關語等的寫作技巧。

程參謀和錢夫人初見面，坐在一起談論「洛神」一戲時，蔣碧月突然插入他們兩人之間。

「哦，原來是說張愛雲嗎？」蔣碧月噗哧笑了一下，「她在臺灣教教戲也就罷了，偏偏又要去唱『洛神』，扮起宓妃來也不像呀！上禮拜六我才去國光看來，買到了後排，只見嘴巴動，聲音也聽不到，半齣戲還沒唱完，她嗓子先就啞掉了——噯唷，三阿姐來請上席了。」

我已經說過，「洛神」一戲情節，影射錢夫人和鄭參謀的私通。蔣碧月嘲笑徐娘半老的張愛雲「扮起宓妃來也不像」，就好比嘲笑青春已逝的錢夫人，在心理上重演「宓妃」角色，而對程參謀抱着非非幻想。蔣碧月說的「半齣戲還沒唱完，她嗓子先就啞掉了」這一句，更值得注意。這是作者給我們的一大「預告」。主要是預射作者後來才要慢慢揭曉的錢夫人過去之痛苦經驗：在南京那次宴會裏，錢夫人眞的是「半齣戲還沒唱完，她嗓子先就啞掉了」。另一方面，作者亦預示今日這個宴會裏，錢夫人又將「啞掉」而不能唱戲。

在小說前半部份，作者這類的預示或預告，常常出現。譬如小說開始，錢夫人抵達寶公館，「一踏上露臺，一陣桂花的濃香便侵襲過來了」。我們初讀之，覺得這是一句普通的描寫文字，可是當我們跟着錢夫人走進前廳，和女主人會面，我們才知寶夫人原來又叫「桂枝香」——和「桂花的濃香」有關。而保留得住青春美色的桂枝香，享受着富貴榮華的桂枝香，對於年華已逝地位下降的錢夫人，至少在潛意識裏是一個威脅。所以桂花的濃香，不是「飄送」過來，而是「侵襲」過來。作者此句，還有一個更微妙的含義：桂花濃香，是發自「露臺」。露，瞬間卽逝。作者如此暗中預卜：今日得意萬分的桂枝香，好運也持不了多久！

這篇小說裏的預示技巧，和作者剝繭抽絲一般緩

緩揭露故事情節的方法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錢夫人剛抵達寶公館時，我們根本不知她是個會唱崑曲的人，其他關於她的身世背景，當然也都不知道。慢慢的，從宴會客人一個一個和她的招呼談話，我們的資料才一點一點增加。接着作者開始時而探入她的思想意識，一次比一次深入，終於使我們不但完全得悉她的身世背景，連她內心最深處的隱秘也給窺探了出來。

余參軍長向她行禮打招呼的時候，提到他曾在南京勵志社大會串聽過夫人票的「遊園驚夢」。這是小說裏第一次提到「遊園驚夢」這一齣戲。有一種預示或令人預期的作用。可是當然，我們必須讀到小說後半，才能開始澈底明白這一崑曲在錢夫人生命中的重要意義。

概括而言，作者此篇小說，敍述的一貫手法，是首先挑選出今日宴會場景裏的某些形象，細加描繪；或者讓某幾個宴會人物，說出一些對話；可是這些形象或對白所特賦的含義，我們當時却不能明白，必須等故事發展到後來，必須等我們由細心拼湊而逐漸瞭解錢夫人往事經驗的全部眞相，才能恍然覺悟過來。但是這個時候，我們對於作者先前的細微描繪，可能只留下模糊印象，甚至可能因當時看不出有何特別意義，而遺忘殆盡。所以欣賞這篇小說，只讀一遍是絕對不行的。

再舉一個有趣的小例子。吃席時，程參謀勸錢夫人用菜。他「盛了一碗紅燒魚翅，加了一匙冀鎭江醋，擱在錢夫人面前」。多年以前，鄭參謀——程參謀的影射人——豈不也叫她吃過一大匙的醋！當然，錢夫人嚐鎭江醋的時候，我們還不知道她過去和月月紅搶鄭參謀的事。所以這也是一個預告或預示。又一個類似例子，卽程參謀剛和錢夫人見面相識。遞茶給她時，說了一句：「小心燙了手，夫人。」燙了手，就是在不留意的時候，不小心受傷。後來錢夫人在宴會過程中，果然出乎意料地，內心又一次被痛苦燙傷。這種例子，不但是預言預示，同時也是雙關語的運用。

運用雙關語，是白先勇的特長。雙關語，其實就是具有暗示性質或具有弦外之音的語言。我討論「臺北人」每一篇，總是特別注重小說暗示含義的詮釋，因爲暗示或隱喻的巧妙運用，是白先勇在文學創作藝術上最大的成就和貢獻。可是不幸這却也是最未受人

注意和賞識的一點。我上面已討論「遊園驚夢」小說的隱喻和意象，其實也就等於討論了雙關語技巧。現在我另舉一兩個例子，讓大家看看。

當徐太太唱「遊園」，唱到「淹煎，潑殘生除問天」，

就在那一刻，潑殘生——就在那一刻，她坐到他身邊，一身大金大紅的，就是那一刻，那兩張醉紅的面孔漸漸的湊攏在一起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們的眼睛：她的眼睛，他的眼睛。完了，我知道，就在那一刻，除問天——（吳師傅，我的嗓子。）完了，我的喉嚨，摸摸我的喉嚨，在發抖嗎？完了，在發抖嗎？天——（吳師傅，我唱不出來了。）天——完了，榮華富貴——可是我只活過一次，——寃孽、寃孽、寃孽——天——（吳師傅，我的嗓子。）——就在那一刻，就在那一刻，啞掉了——天——天——天——

這段裏面，出現的這麼多個「天」字，有雙重的意思。我們至此已知錢夫人的痛苦往事：在南京那次宴會裏，當她演唱「遊園驚夢」，唱到「除問天」，就痛苦啞掉，沒繼續唱下去。所以她唱的最後一個字，就是「天」。我們都知道，中國戲曲的唱法，注重運腔轉調，多是一字一字，拉長唱的，句尾一字尤然。所以拉長的「天」音，寫成「天——天——天——」，就曲音而論，是眞確的寫實。而她只唱到「天」字，便結束不唱，所以文中的「完了」、「天——完了」等語，可以說是錢夫人**外表活動**的記實，即指她自己已經唱夠了，唱完了，不繼續了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就**內心活動**而言，「天」，以及「完了」，都是她在極端痛苦中的靈魂哀號，而用拖拉的「天——天——天——」表達，更顯出淒惋悲切，頗有「無語問蒼天」的意味，恰好也就是「除問天」三字的意思。這眞是作者何等巧妙的安排！

緊接於「天——天——天——」之後，便是：

「五阿姐，該是你『驚夢』的時候了，」蔣碧月……笑吟吟的說道。

蔣碧月的意思，當然，是說輪到錢夫人唱「驚夢」部份。可是緊接在錢夫人的「夢」後面，就又彷彿在暗示着說：該是你驚醒自夢中的時候了！

像這種自然而又機巧的上下文連接，也是白先勇的特長之一。讓我再舉幾個巧妙文字連接的例子。

入席時，錢夫人被寶夫人等慫恿，坐到第二桌的主位，感覺一陣心跳臉紅。這觸發了她今昔之感，因而有一大段她回憶往事的主觀敍述。當她正回想到南京那次大宴中，「大厨司却是花了十塊大洋特別從桃葉渡的綠柳居接來的」，

「寶夫人，你們大司傅是那兒請來的呀？來到臺灣我還是頭一次吃到這麼講究的魚翅呢，」賴夫人說道。

賴夫人當然無從知道錢夫人正想到大厨司的問題。可是作者如此的上下文連接，達成了順流成章、平滑和諧的敍述效果。

還有另一種連接法，經常出現在「意識流」敍述裏。那就是由眼前的一件東西，一幕景象，或一個動作，觸動記憶之弦，因而導致意識流的今昔聯想。在「秋思」裏，華夫人臺北住宅花園裏的「一捧雪」，便是引發今昔交流聯想的轉接樞紐。「遊園驚夢」裏，比如飲花雕的動作，或蔣、程二人湊攏在一起的臉，都有同樣的轉接功效。

以上，我已詳論「遊園驚夢」小說裏最重要的平行技巧，也大略談過比喻、意象、反諷、對比、預示、雙關語、連接法等之巧妙運用。我想我們可以就此擱下寫作技巧的問題，轉而探討這篇小說的主題和引申含義。

首先，我必須聲明，小說主題原是所謂的「小說形式」（Form of Fiction）中之一有機元素，和小說寫作技巧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。（我們國內一些文學評論者，常把小說形式和內容當做兩回事來評價，因而有「寫作內容比技巧重要」等的言論口號。這却是完全忽略了小說內容與形式的一體性。）現在我所以分開來討論，是因「遊園驚夢」這篇小說的含義異常廣大，異常複雜，和我們民族文化背景戚戚相關。如果夾在寫作技巧問題裏討論，恐怕難免顯出雜

亂。

我在此文開頭已經提過，欲深切瞭解「遊園驚夢」小說含義，我們除了對人生之洞察力，還須具備相當的學問知識——特別是中國戲曲方面的學識。對於整個中國文化歷史背景，也必須有一個籠統的概念。「遊園驚夢」小說含義，和中國戲曲史上「崑腔」的興起與衰微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

崑曲，興起於明嘉靖初，衰微於清乾隆末，獨覇我們劇壇近三百年（約 1522-1779）。明嘉靖之前，中國戲曲有南北曲之分，其間互有消長。忽然一種新的腔調產生，鎔鑄所有南曲之優長，又吸收一部份北曲的特點，成爲一種極優美動聽的音樂，這就是崑曲。到了晚明，戲曲作家逐漸往格律和辭彩的路上發展，早先元曲那種樸素愚直的形式內容就逐漸消失。於是崑腔戲曲變成文人雅士和宮廷貴族吟唱賞玩的精美藝術品，成爲一種「貴族文化」，而和一般趣味凡俗的老百姓逐漸脫離了關係。這種趨勢發展到極端，終於在清乾隆年間，屬於雅部的崑曲被屬於花部的「亂彈」所打倒。如此，高雅無比的純藝術品，由於曲高和寡，引不起俗衆共鳴，而含冤凋萎。

花部（亂彈）諸腔，包括弋陽腔、高腔、京腔、皮黃、秦腔等等，經過一場角逐殺伐，終於由皮黃稱覇，鼎定江山垂二百年。皮黃卽西皮、二黃兩種腔調之合稱，這一劇種，發皇其命運於北京，故又叫京戲，因北京改爲北平，所以又叫平劇。皮黃改用胡琴爲主要伴奏樂器（崑曲則用笛簫），如此唱戲的人調門高低可以自由。皮黃之能戰勝羣雄，是由於它的通俗，但也因爲通俗，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便遠不及崑曲。許多文人不屑再寫劇本，所以皮黃取代崑曲以後，眞正成功的劇作家竟沒有幾個。

崑曲雖被皮黃取代，但崑戲之中一部份在故事、關目、排場等方面適合演出的劇目，在劇壇上依舊留存下來，「遊園驚夢」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齣。

清末民初，是京戲的極盛時期。民國以來，旦角如梅蘭芳、程硯秋等，生角如余叔岩、馬連良等，都是藝術造詣極深的劇壇演員。其中尤其梅蘭芳，把自從有皮黃戲以來的旦行藝術，提携到最高巔峯。他也受過崑曲方面的嚴格訓練，「遊園驚夢」就由他唱得紅極一時。他南下唱戲，演「覇王別姬」，多半是金少山的覇王，兩人配得很好，引得觀衆瘋狂喝采。「

遊園驚夢」小說裏，賴夫人和余參軍長的對話，以及竇夫人最後對余參軍長「黑頭」的笑評，所指卽與此有關。

梅蘭芳時代過去後，京戲就急速走下坡路，主要也是和當年崑曲一樣，脫離了現實俗衆。現在一般人，看電視，看電影，看話劇，却不能和國劇發生共鳴。崑曲就更沒人唱了，顯然這種中國最古雅的戲劇音樂，已經到了尾聲。這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一大危局，一大悲哀。

當我們對中國戲曲興衰有了大致如此的概念，白先勇這篇小說，幅度便驟然增加。「遊園驚夢」這齣戲，是崑曲類型的代表。而崑曲是中國戲曲的精華，也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精華。錢夫人終於「啞掉」，不能把此戲唱完，就是作者暗示中國的古典文化，到今日而戛然中斷。

我們中國傳統文化，有一個光輝燦爛的過去。可是就因爲太講究純美，純粹精神，絲毫不肯接受現實俗世的汚染，在今日的平民世界裏，已和一般人的生活幾乎完全脫節，再也無法受到欣賞和瞭解。於是人人遺棄古老優美的中國文化，趨奔迎接嶄新通俗的西洋文化，正如清乾隆年間，通俗的「花部」亂彈終於取代了優美的「雅部」崑曲。如此，小說裏錢夫人的今昔感觸，以及往日悼念，就有了更深一層的含義，而「遊園驚夢」也就變得好像是作者對我們五千年傳統文化的一闋輓歌。

除了採用崑曲興衰歷史之暗喻，作者還用別的方法來呈現傳達小說的這種引申含義。錢夫人是南京夫子廟得月臺清唱出身。「夫子廟」三字，就大有暗示作用，不必解釋。得月臺位於「秦淮河」，藍田玉姐妹淘是秦淮河的歌女，這點也十分值得注意。秦淮河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：六朝金粉，金陵春夢，朝代的興衰，人事的更替等等，當然還有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的感慨。而這種千多年留傳下來的秦淮文化，迄今也告一段落。如此，作者顯然亦以藍田玉的身世背景，影射中國文化的背景。藍田玉嫁入侯門，成爲貴族，更使象徵含義獲得一致性。今日她身份之下降，年華之消逝，暗示着什麼，是顯而易見的。

其實，「藍田玉」這個名字，就有相當明顯的象徵含義。藍田之玉是中國神話中最美最貴的玉石，李商隱就有一句詩曰：「藍田日暖玉生煙」。（其他月

月紅、天辣椒等藝名，亦有暗示性：月月紅卽月季花，每月開，賤花也。天辣椒，影射蔣碧月之潑辣性格。）錢夫人不同於得月臺那些姐妹，只有她一人是「玉」，而在我們傳統文化中，玉，本來就代表一種高貴氣質或精神。可是身爲玉，是否就能永保華美光澤？錢夫人入寶公館前廳，站在一株「萬年青」前面照鏡子的一幕，深具反諷意義。鏡中出現的，當然，是褪了色的藍田玉——一塊已經黯然失色了的藍田美玉。

如此，「遊園驚夢」小說，從錢夫人個人身世的滄桑史，擴大成爲中國傳統文化——特別是貴族文化——的滄桑史。

同樣的暗示含義，亦可引申到社會型態問題上。那就是，影射貴族階級和農業社會的沒落，平民階級和工業社會的騰起。小說結尾，寶夫人問錢夫人：「你這麼久沒來，可發覺臺北變了些沒有？」

錢夫人沉吟了半響，側過頭來答道：

「變多嘍。」

走到房子門口的時候，她又輕鬆的加了一句：

「變得我都快不認識了——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。」

「變」一字，就是這篇小說的中心主題。「起了好多新的高樓大廈」，卽比喻工商業社會之興起。我們還注意到，今日宴會裏唱「遊園」的後起之秀，是徐「太太」，不是徐「夫人」。作者如此暗示：「上流社會」雖然還存在，「貴族階級」却已隱逝無踪。

從又一個角度看，小說的影射含義也達及藝術創作問題上。中國的崑曲戲劇，其音韻之優美，舞蹈之柔婉，詞藻之典雅和格律之嚴謹，都爲其他戲劇形式所不及。然而這種純藝術品，却得不到俗衆的賞識，社會一般人要看的，是「亂彈」，是「八大鎚」。文學作品也一樣。人人爭讀通俗小說，人人搶閱武俠小說。可是像白先勇「遊園驚夢」這樣的作品，曲高和寡，恐怕被大多數人貶入藝術的冷宮，聊做客廳書架上的裝潢品吧！

藝術，和現實，經常是對立的。兩者之間有一種互相排斥的傾向。近年來，我們國內文壇界人士，大

聲疾呼「藝術不能脫離人生」。這句話說得很對。可是問題在於「人生」一詞定義如何。人類兼具肉性和靈性；人有現實肉體的生活，也有精神心靈的生活。唯物論者否定人類精神的存在，所以從他們觀點來說，人，只是肉體；人生，就等於現實生活。若由如此一個前提來推論，「藝術不能脫離人生」一句，就十分荒唐無稽。（難怪中共佔據大陸多年，尤其自從「文化大革命」推動以後，沒出現過一部具有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。）反過來說，我們一旦承認人除了肉，還有靈，那麼，以心靈生活爲題材而和現實生活不大有關的藝術創作，也一點沒有「脫離人生」。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認清的。

最後，我要再回頭談一談「遊園驚夢」小說的最終主題——人生如夢。

前文討論比喻技巧的時候，我已舉例說明，作者如何在這篇小說裏，苦心經營製造「夢」的意象。也製造「仙境」的意象。夢境和仙境，十分相像，只有一點大異；仙境是永恆的，夢境是短暫的。人類往往不願面對「人生有限」「世事無常」的悲苦事實，却躲藏入「一切如故」的自欺幻想裏。然而，俗語說得好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今晚竇夫人這棟「上上下下燈火通明，亮得好像燒着了一般」的大樓公館，那裏持得了多久，轉眼間就會燈火熄滅，燒成灰燼。

白先勇藉由徐太太的演唱，把「遊園」唱詞中的「皂羅袍」、「山坡羊」二折之大半，引入小說裏。所引「皂羅袍」的四句是：

原來姹紫嫣紅開遍
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
良辰美景奈何天
便賞心樂事誰家院——

錢夫人耳中聽着這幾句唱詞，內心自白道：「杜麗娘唱的這段『崑腔』便算是崑曲裏的警句了。」錢夫人所謂「警句」，大概主要是指戲曲的唱法。可是作者賦予的含義就不在於此。這四句唱詞的內容意義，是「世事無常」，這正是此篇小說的主題，也是中國自古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學主題。讀白先勇這篇作品，我們很可能聯想到「紅樓夢」第二十三回。林黛玉和賈寶玉葬過桃花，黛玉獨自走過梨香院牆角外，聽

到裏面女孩子演習戲文，她們唱的，正是「牡丹亭」之「驚夢」一齣（卽「遊園驚夢」）。而曹雪芹也把「皂羅袍」這四句抄入小說文字裏。可是兩位作家的處理方法完全不同：曹雪芹明白說出林黛玉聽後，如何的「心動神搖」，如何的「越發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」。而白先勇却是「一切盡在不言中」，不藉由小說人物明白的感傷反應，而藉由作者的隱喻隱示或雙關言語，把同樣的小說主題暗中有力呈現出來，傳達給予讀者。

姚一葦先生在評析白先勇「遊園驚夢」的論文裏，也提到「紅樓夢」的影響，說：「像這類型的小說受紅樓夢的影響是明顯可見的，白先勇寫人物、衣着、環境、動作、甚至寫對白，都受到紅樓夢的影響。」說得不錯。白先勇此篇，描寫景物人物形象活動之細膩，確實使人聯想到「紅樓夢」。可是我覺得，比這更值得留意和玩味的，是這兩個小說作品最終主題之一致，或大約一致。

竇夫人金光閃爍、富麗堂皇的宴會，在我們這樣一個無常的人世裏，這樣一個有限的人生裏，確實只是一個虛幻的夢境。就如天堂一般純美的大觀園，也是個虛幻的夢境。我們如果要把今日虛幻的夢，自欺地當做永恆境界來陶醉，那麼我們當然不能徹悟「世事無常」「人生有限」二句之眞實性，認爲只是空洞虛假的成語。此卽是：

「假作眞時眞亦假
無爲有處有還無」

可是，換一種說法，含義就大異其趣：

我們如果像錢夫人那樣，死命攀住早已成爲虛無的過去，把消逝了的往事當眞再來體驗，那麼，眼前實實在在進行着的宴會，看來當然就好比虛夢一般。此亦是：

「假作眞時眞亦假
無爲有處有還無」

「紅樓夢」的主題含義，只符合我們的第一種說法。也就是說，曹雪芹相當確定地認爲人生是「假」，解脫才是「眞」。可是「遊園驚夢」小說作者，顯

然還徘徊在猶疑不決的階段。就這一點來論，白先勇的世界，比起曹雪芹的世界，更像一個謎，更是眞假難分，虛實難辨。也因如此，「遊園驚夢」遠比「紅樓夢」具有反諷的意味。

而「遊園驚夢」小說裏，有關眞假虛實的主題含義，白先勇十分巧妙地用戲劇表演的意象來表徵（包括實際之演奏唱作，錢夫人心理上的重演過去，小說角色之清唱背景等）。我們時常聽人家說，人生好比一個舞臺，我們都是舞臺上的演員。白先勇顯然亦存心以舞臺或戲臺，暗喻人生；以表演唱戲，暗喻生活動作。可是，舞臺上的戲劇，故事不都是虛構的嗎？表演的人，不都在作假嗎？

如此推想，我們覺得，白先勇雖然沒有曹雪芹那種自以爲是的把握，他的人生觀到底還是大大偏向於消極否定的一面。

另又一點值得注意。白先勇此篇，運用平行技巧，以過去存在過的人物和發生過的事情爲依據，爲「原本」，而在今日現實環境裏大量製造對合之「副本」形象。這也就是說，白先勇把「昔」當做實存的本體，把「今」當做空幻的虛影。然而，「昔」，不是明明消失無跡了嗎？「今」，不是明明就在眼前嗎？如此，白先勇暗示：虛卽是實，實卽是虛。假才是眞，眞才是假。這種矛盾論法或想法，正符合我們中國道家哲學思想。而白先勇對今與昔的這種看法，恰好又可由「太虛幻境」那副對聯句子來引申，雖然「紅樓夢」完全沒有「昔是實」的含義。如此觀之，白先勇的世界，比起曹雪芹的世界，在邏輯觀念上確實更爲廣袤複雜。我們很可以把白先勇的小說主題，視爲曹雪芹小說主題的擴大和延長。

（註）「遊園驚夢」崑曲戲劇的演出本，杜麗娘入夢後的唱詞如下：

〔山桃紅〕則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兒閒尋遍。在幽閨自憐。轉過這芍藥欄前，緊靠着湖山石邊。和你把領扣鬆，衣帶寬。袖梢兒搵着牙兒苫也，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。是那處曾相見，相看儼然。早難道這好處相逢無一言。

〔畫眉序〕好景豔陽天，萬紫千紅盡開徧。滿雕欄

寶砌，雲蕨霞鮮。督春工連夜芳菲，慎莫待曉風吹顫。為佳人才子諧繾綣，夢兒中有十分歡忭。

〔滴溜子〕湖山畔，湖山畔，雲纏雨綿。雕欄外，紅翻翠斷。惹下蜂愁蝶戀。三生石上緣，非因夢幻。一枕華胥，雨下遽然。

〔鮑老催〕單則是混陽蒸變，看他似蠢兒般蠢動把風情搧。一般兒嬌凝翠綻魂兒顫。這是景上緣，想內成，因中見。呀，淫邪展污了花台殿。他夢酣春透了怎留連？拈花閃碎的紅如片。

〔五般宜〕一個兒意昏昏夢魂顛，一個兒心耿耿麗情牽；一個巫山女赴着這雲雨天，一個桃花間苑幻成劉阮；一個精神忘展，一個歡娛恨淺：兩下裡萬種恩情，則隨這落花兒早一會兒轉。

〔雙聲子〕柳夢梅，柳夢梅，夢兒裡成姻眷。杜麗娘，杜麗娘，勾引得香魂亂。兩下緣非偶然，夢裡相逢，夢兒裡合歡。

〔山桃紅〕這一霎天留人便，草藉花眠。則把雲鬟點，紅鬆翠偏。見了你緊相偎，慢廝連，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，逗的箇日下胭脂雨上鮮。是那處曾相見，相看儼然，早難道這好處相逢無一言。

〔綿搭絮〕雨香雲片，纔到夢兒邊。無奈高堂，喚醒紗窗睡不便。潑新鮮冷汗粘煎。閃的俺心悠步顛，意軟鬟偏。不爭多費盡神情，坐起誰忺？則待去眠。

〔尾聲〕困春心遊賞倦，也不索香薰繡被眠。天呵，有心情那夢兒還去不遠。

以上唱詞中，〔畫眉序〕、〔滴溜子〕、〔五般宜〕、〔雙聲子〕四折，是演出本加入的。其他五折則為「牡丹亭」第十齣「驚夢」中之原文。

參考書籍：

「牡丹亭」，湯顯祖著，徐朔方、楊笑梅校注。

「中國戲曲史」，孟瑤著，民國五十四年文星書店出版。

「文學論集」，姚一葦著，民國六十三年書評書目出版社出版。

「愛情・社會・小說」，夏志清著，民國五十九年純文學出版社出版。

「紅樓夢」，曹雪芹著。